

從宋人筆記看“打”字音變

李 煒

宋人筆記是一種口語化極強的文本，透過它可以看到，“打”字，不僅在宋代已經具有萬能化傾向^①，其本身的字音問題也引起了當時文人的注意。歐陽修就這兩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

……觸事皆謂之“打”。而徧檢字書，了無此字。丁雅反者其義主“考擊”之“打”自音謫疑當作滴耿，以字學言之，“打”字從手、從丁，丁又擊物之聲，故音“謫耿”爲是。不知因何轉爲“丁雅”也？（歐陽修《歸田錄》卷二）^②

“徧檢字書，了無此字”，的確，“打”不見《說文》，爲徐鉉新附字。《說文新附·手部》：“打，擊也，从手，丁聲。”

從歐陽修的行文中可以看出，“打”在當時讀作“丁雅反”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。然而從文字學的觀點來看，“打”是一個“手”旁“丁”聲的形聲字，在讀音上應該和“丁”相同或相近纔是，所以歐陽修雖然提出了“謫耿”反，但仍然對“丁雅”反的由來感到困惑。

同時，“謫疑當作滴”反映了中古舌上音從舌頭音分化的趨勢。《廣韻》中“謫”爲“陟革切”，“知”母字。因爲上古舌頭舌上不分，所以“謫”上古屬“端”母。《廣韻》中“滴”爲“都歷切”，“端”母字。由此可知，“謫”和“滴”原本都具有相同的聲母，“謫耿”即是“滴耿”。不過在當時北宋年間，“知”已經從“端”中分化出來，因此嚴格地說，“謫耿”和“滴耿”

還是有區別的。對此，清儒倪濤就表現得非常肯定：

歐陽《歸田錄》有論“打”字本“滴耿切”，當是“滴耿切”。今見《字彙》竟云“打”音“滴”，更舛矣。（倪濤《六藝之一錄》卷二百五十九）

“丁”在《廣韻》中有“當經切”和“中莖切”兩音。前者爲“端”母字，後者雖爲“知”母字，但如前說述，上古屬“端”母。所以可以說“滴”、“滴”、“丁”三字所表示的“打”的“聲”是相同的。

儘管“徧檢字書，了無此字”，但官修韻書《廣韻》是收了“打”字的。不過稍微令人費解的是，歐陽修的生卒年爲1007 - 1072年，他應該是能看到于景德四年校訂的《廣韻》^③，爲何他在《歸田錄》中用“滴耿”，而不用《廣韻》反切？

以下是一些韻書中的“打”字條目：

北宋

①打，擊也，德冷切，又都挺切一。

打，擊也，又都冷切。（《廣韻》卷三上聲）

②打，擊也。（《集韻》卷六上聲下）

南宋

③打，都挺、都冷二切，又都假切，擊也。（戴侗《六書故》）

④打，都瓦切，擊也。《北史·張彝傳》：“擊打其門”。杜甫有《觀打魚歌》，又詩云：“棗熟從人打皆無”。音又迴韻重增。（毛晃、毛居正《增修互注禮部韻略》卷三）

很明顯，“打”的反切上字有“德”、“都”兩個。由於它們也屬“端”母，所以可以說，“打”在“聲”的方面沒有任何爭議。而問題就出在“打”的“韻”上。“打”的反切下字可以分爲兩類：

A 耿、冷、挺 上古全屬“耕”部上聲，擬音分別爲 [eŋ]、

[ieŋ]、[ieŋ]④

B雅、假、瓦 中古全屬“馬”韻上聲 擬音均為 [a]

可以看到，北宋的韻書還沒有記錄“打”的B類韻，而南宋則開始記錄。歐陽修提出“謫耿”，為“丁雅”而困惑，正說明宋代“打”正在從A過渡到B，A逐步消失，B逐漸取得正統地位，所謂“今世俗言語之訛，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”。一些宋人筆記中記載的方言材料也印證了這一點：

“打”字，今浙西呼如“謫耿切”之聲，亦有用去聲處。大抵方言多有自來，亦有暗合古語者。（朱子《晦庵集》）

……歐陽文忠記“打”音本“謫耿切”，而舉世訛為“丁雅切”，不知吳越俚人正以“相毆擊”為“謫耿”音也。（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卷下）

《廣韻》等官修韻書記A而不記B，也說明其兼顧古今南北的特點。

“打”的聲旁“丁”上古屬“耕”部，中古“當經切”屬“青”韻，“中莖切”⑤屬“耕”韻，除了調為平聲外，和A類一致。基于此，宋人有用“聲訓”的方法來解釋“打”為何具有萬能化傾向。

《韻略》⑥中無“打”字，已詳見《歸田錄》中。但于《廣韻》“梗”字韻中，音德冷、又都挺切。今俗譚謂打魚、打水、打船、打傘⑦、打量之類，于義無取。沙隨先生云：“往年在太學爐亭中，以此語同舍，有三山黃師尹曰：‘丁、當也，以手當之也。’其義該而有理。”（張世南《游宦紀聞》卷二）

“丁”在《漢語大字典》中的第九條義項為：

當；遭逢。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丁，當也。”《詩·大雅·雲漢》：“寧丁我躬。”毛傳：“丁，當也。”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：“愍余生之不造兮，丁漢氏之中微。”宋王安石《寄吳氏女子》：“既嫁可願懷，孰如汝所丁？”又指遭逢父母喪事。《南史·江革傳》：“九歲

丁父報。”《隋書·蘇夔傳》：“復丁母憂，不勝哀而卒。”

“當”和“丁”上古讀音又相近。其一，“聲”，都爲“端”母字；其二，“韻”，上古“當”屬“陽”部^⑧，“丁”屬“耕”部，二者主要元音相近，韻尾相同，可以旁轉。

可見，訓“丁”爲“當”時，聲符表義，“打”字就成了形聲兼會意字。“以手當之”即用手去接觸（遭逢），是一個非常寬泛且模糊的概念。由“打”所構成的詞語的意義經過輾轉繫聯，多多少少都會和這個概念發生聯繫，如“打魚、打水、打船、打傘”這些動作就的確需要手去接觸“魚、水、船、傘”纔能完成。“打”的萬能性似乎由此得到了很好的解釋，從“于義無取”順利地轉變爲“其義該而有理”。然而，這種解釋還是有其局限性的，當一些“打”字詞語表示的動作較爲抽象時，它就顯得十分牽強，有些捉襟見肘，如“打算”好像就與“以手當之”關係不大。

“打”字音變問題，清儒黃生在其《字詁》中有一段總結性的專門論述：

古無“打”字，《說文》“打”都挺切乃徐鉉新增者。按：古止借“提”字爲上聲典禮切。如《史記·文帝紀》“以冒絮提文帝”，《刺客傳》“以藥囊提荆軻”，《吳王濞傳》“以博局提殺吳太子”，其義皆即“打”字，爲古今音轉。故後人續制“打”字爲用爾。晉時呼“打”與“等”無別，故逸少草書借“打”爲“等”，而“打”字入用亦始六朝。《韻會》引《北史·張彝傳》：“擊打公門”。《小補》引《穀梁傳·宣十八》注：“搥，捶打也。”余又考宗慄《歲時記》“搥牀打戶”，顏之推《家訓》“打拂之，簸揚之”，六朝已前固無用“打”字者。《歸田錄》歐陽修以“打”音“滴耿”，此《門法》所謂麻韻，不定之切。音當爲“鼎”。或疑“滴”字之誤，非也。《字彙》謂，打一音“滴”，引歐公《歸田錄》，則又去其“耿”字，斯謬之甚矣。以“丁雅反”爲世俗言語之訛。《避

暑錄》葉夢得又謂：“吳越俚人正以‘相毆擊’爲‘謫耿’音。”然則“謫耿”之與“丁雅”，正未易辨其孰爲雅俗也。余按：此字見於六朝，當是本音“鼎”，都挺切，本孫愐《唐韻》。而北俗語音不正，呼“丁雅反”，流轉南方，亦變其音，如“打”之平聲爲“爹”，陟邪切，亦麻韻，不定之切。此字亦起于北俗，而中國襲稱之也。今若讀《北史》《歲時記》《家訓》，諸“打”字爲“丁雅反”，則音氣反順，若讀爲“都挺切”，反覺生梗不安。可見孫愐雖列于梗韻，而時俗所呼，文字所用，皆未必從其音也。歐公謂：“字從丁，爲擊物之聲，故音‘謫耿’，爲是不知何因轉爲‘丁雅’”。此蓋未晰北音之染于南也。《游宦紀聞》張世南云：“俗譚謂打水、打魚、打船、打傘之類，於義無取。”則黃師尹謂“丁，當也，以手當之也”，可以釋其疑矣。若《項氏家說》謂“俗間助語，與本辭相反，如打疊、打聽、打請、打量之類”，又非可言以手當。蓋凡起而作其事，皆謂之打耳。

在這段文字中，黃生主要談到三方面問題：

首先是“打”字起源，認爲“古無打字”，人們借“提”來表示“打”義，直到六朝纔出現“打”字。

其次，他具體分析了“打”的音變，認爲方言是導致“打”字今音上聲 [ta] 的最重要原因。而且他還指出由於音變的長期性和普遍性，古音爲今音所取代後，當人們嘗試着以古音去閱讀古籍時，“反覺生梗不安”，再次證明了方言、口語對語音演變的巨大影響。

最後，他對“打”的萬能性提出了自己的觀點，不是“以手當之”，而是“起而作事”。

黃生所描述的“打”字音變過程可如下表示：

先秦	魏晉六朝	宋	
		北俗	南方
提：典禮切 (見《集韻》上齊端)	等：晉時呼“打” 與“等”無別 鼎 都挺切 德冷切 都冷切 諦耿切 滴耿切	丁雅切 都假切 都瓦切	(爹)陟 邪切

在論述方言對“打”字音變的影響時，黃生的論據顯得過于籠統，“北俗”、“南方”、“中國”都顯得太過模糊。以下是今天幾大方言中“打”字的字音情況簡表，可稍對這方面的不足作些補充：

閩南話	方言	吳語	湘語	贛語	客家話	粵語	閩東話
擬音	taŋ	ta	ta	ta	ta	ta	ta

按：表中擬音均為上聲。

上表顯示，吳語中的“打”讀作 [taŋ]，恰好可以看作是 [tieŋ] / [teŋ] 向 [ta] 的過渡環節：

陽聲韻	陽聲韻	陰聲韻
[tieŋ] / [teŋ]	→ [taŋ]	→ [ta]

黃生的論述是缺少這一環的，因而不免有些突兀。而吳語中的“打”字讀音無疑是證明方言是造成“打”字音變的重要證據。

到此，我們可以說基本上對“打”字的音變過程有了一個粗略的認識。

〔注釋〕

①英語中形象地稱 get、make 這一類意義豐富、用法靈活多變的動詞為萬能動詞，它們與其他單詞搭配組合往往可以構成上百條短語。與此相應，“打”則可以被認為是漢語中的萬能動詞。

②《詩經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伐木丁丁。”毛傳：“丁丁，伐木聲也。”

③“景德四年（1007）十一月戊寅，崇文院校訂《切韻》五卷，依《九經》例頒行。祥符元年（1008）六月五日改為《大宋重修廣韻》。”（王應麟《玉海》卷四十五）

④本文中的擬音均取自李珍華、周長楫編纂的《漢字古今音表》（修訂本），中華書局 1999 年 1 月第一版。

⑤“丁”中古祇在“丁丁”和同“徵”時作“中侯切”。

⑥“《韻略》五卷，宋丘雍等編，取廣韻中重要的字，備當時科試之用，因為是《廣韻》的簡略本，故名《韻略》。今已不傳。”（濮之珍《中國語言學史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一版 P276）

⑦中華書局本作“打繳”，“繳”為“傘”的古字。

⑧“當”中古有兩切：“都郎切”，平聲屬“唐”韻；“丁浪切”，去聲屬“宕”韻。

【參考文獻】

《唐宋史料筆記》，中華書局 1997 年

黃承吉編《字詁義府合按》，中華書局 1982 年

文淵閣本《四庫全書》

李珍華、周長楫編《漢字古今音表》（修訂本），中華書局 1999 年

（李煒 四川大學中文系 2002 級漢語史專業碩士生 郵編 610064）